



我们的节日 春节

清流

牛年话牛

□江文林

破晓耕不休，何暇顾羸犍。夜归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力虽穷田畴，肠未饱白粟。稼收风雪时，又向寒坡牧。

——宋·梅尧臣《耕牛》

牛，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在深圳市政府的门前，有一头拓荒牛的雕塑，象征深圳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精神，把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建设成为一个名闻世界的大都市。在这里，牛是人们最崇拜的对象。

牛的图腾崇拜可追溯到四千年前。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混沌初分时，是老鼠先咬开天，牛又辟出了地，然后才有了人和万物。神话传说中将“牛郎星”定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古人认为牛拥有“五行”中土属性和水属性的神力，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象征。“五行”中讲水能生木，所以牛的耕作能促进农作物生长；又讲土能克水，所以大禹治水时期，每当治好一处水患，就要把一座铁牛或者铜牛沉入水中，以镇水患。闻名遐迩的黄河铁牛是最有力的证实。

牛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牲畜，被称为“六畜之首”。牛体态雄健，温顺善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中华民族自古就与牛结下

不解之缘。全椒民间流传每逢农历四月二十这天，会为耕牛过“神牛节”。牧童会采集野花编成花环挂在牛角上，这一天牛不耕作，牧童牵牛嬉游田野，薄暮始归，给牛放假。农家会在牛角上挂一些牛喜欢的食物慰劳耕牛。人敬牛德，牛通人性。当剥开粽叶喂牛时，勤恳劳作一年又一年的老牛，往往会流出感动的泪水。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牛被作为役使，与人朝夕相处，温饱攸关。在小农经济时代，一头牛可以说是一个农户的全部财产，因而农民视牛如宝，敬牛如神，爱牛如命。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虽然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牛仍然作为农民劳作的伙伴。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地方的牛虽然退出农业生产舞台，但作为奶牛，仍然在继续为人类贡献出乳汁。

全椒民间还有“鞭春牛”习俗。陆游《剑南诗稿逢立春气稿·春日》诗中就有“老夫一卧三山下，两见城门送土牛”的诗句。宋代程公许《沧州尘缶编·立春》亦云：“月坠霜空发上亭，土牛今日却鞭春”。清代刘春池也吟有这样的诗句：“门前久已无车马，尚有人来送土牛。”《燕京岁时记》载：“立春日，礼

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这种方式体现了人们对五谷丰登的美好期盼。在塑制春牛时，人们往往要在肚子里塞上五谷，当牛被打烂时，五谷就流了出来。人们欢笑着拾起谷粒放回自己的仓中，预示仓满粮足。至今，“鞭春牛”的习俗在全椒民间仍广泛流传。

牛在农业生产中地位极高，一直被视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股市好就是“牛市”，人厉害就是“牛叉”。

牛不仅卖力气、卖颜值、卖萌，还有很多其他的政治含义。比如唐代李峤的这首《牛》：

齐歌初入相，燕阵早横功。欲向桃林下，先过梓树中。在吴频喘月，奔梦屡惊风。不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这首诗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屌丝逆袭成功的故事——齐歌入相。

春秋时期的宁戚，他有一次放牛时，敲着牛角唱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宁戚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刚好被路过的齐桓公听到，转身说“跟我走吧！”宁戚因此得以拜相齐国。像明太祖朱

元璋、齐国大司田宁戚那样，很多的帝王将相都是从放牛娃做起的，可以说牛儿们见证了无数的屌丝逆袭。由此来看对牛可不能小视，每个牛背上都可能坐着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其实，在“齐歌入相”“屌丝逆袭”的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没有朱元璋、宁戚“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哪来的“屌丝逆袭”？没有朱元璋、宁戚的“牛角挂书”，哪来的“齐歌入相”？

人们离不开牛，歌颂牛，崇拜牛。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孺子牛的公仆精神正是今天中华民族所需要的，也是目前社会最缺少的。如果我们的各级各类干部，人人都有“孺子牛”的精神，体民情，解民忧，视百姓为衣食父母，勤勤恳恳为民造福，踏踏实实为百姓做事，我们的社会将到处充满阳光；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有拓荒牛的精神，吃苦耐劳，不计名利，忍辱负重，进取开拓，那么我们的农村变化会更快，我们的城市会变得更好；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勤奋的奶牛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我们的人民将幸福无比，我们的国家发展就会更快。

我们敬重牛的美德，我们更崇拜牛的公仆精神！

春节 (外一首)

□魏青锋

翻开农历 有一段日子很生动 花朵一般 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这段日子 红对联贴在农人的心坎上 酒香飘动 到处一片祝福声

这段日子 红棉袄绿棉袄在村巷里 穿来穿去 爆竹落地炸开一串串格格的笑声

这段日子 听的见细雨雨丝 滴答滴答的声音

这段日子 迎春花开了 爬上农家的墙头 爬上邻家姐姐的发梢

窗花

总会想起老房子 老房子有窗 窗有格 母亲的窗花贴在格子间 日子就格外亮堂

母亲手巧 可以用剪刀 剪出各种期许 其实我知道 母亲最想剪 最想剪掉的是那些穷苦的日子

母亲心善 一辈子不识字 却可以剪出各种福字 其实我还知道哦 母亲最想 把那个最大的福字 贴在我的心坎上



岁朝清供 任薰/绘

在水文站就地过年

□仇士鹏

这是他第几个春节没能回家了呢？今年，按照轮岗，他本来也能回家过年。但因为疫情的影响，抽了好几根烟后，吐着烟圈，他还是下了决心，选择就地过年。这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所谓大禹精神，内核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从踏入水文站的那一天起，那些平凡的人间烟火就成了奢侈的云烟随风而散，只剩下日复一日的滔滔水声，从一个梦里流到另一个梦里，把生活反复漂洗，直到岁月也无法令它们反光。

监测数据，永不间断！这是他们在河前许下的承诺。简简单单八个字，是一代代人口耳相传的祖训。它支撑起了水文的筋骨，也贯穿了水文人的一生。无数次的晨间惊坐起，无数次的大雨下顶伞独行，一场大雪淹没着一场大雪，一个汛期追逐着一个汛期，为了这条调皮叛逆的河流，为了身后这片深爱着的土地，为了让炊烟能够与节日的烟火安然缠绵，他们甘愿把自己劈成光秃秃的木桩，插在江河之畔，站成树的姿势，不啻一个屹立不倒的守字，用青春与热血和这片土地缔结最牢固的盟约，春来秋回，开花结果。

“最准确的数据，是我们迎接新年最好的礼物。”有了它们，人才能听懂水的脉搏变化。它们是水的语言，诉说着水的喜怒哀

乐，把旱涝的伏笔和铺垫都藏在里面。破译了这些密码，人就拥有了和水对话的能力，知道怎样和水和谐相处，比邻而居。不间断的观测，是数据最坚韧的生命力，它让人对洪水有了珍贵的先见之明，也让水天一色的未来有了掷地有声的证词。

只是，他心中还是有些伤怀。从去年疫情开始，他就一直待在站里。想起那些老父吐进夜色里的烟圈，想起喜欢嘟着嘴睡觉的孩子，想起老母亲在冷天就会旧病复发的右腿，他那戴在口罩上的眼镜就一次次地起雾。多久，没吃过爱人亲手包的饺子了——都已经忘了那是什么味道了。

年夜饭，和江水一起吃。窗子关上后，他就听不见水声了，但那淡淡的夜色的波动却更加让人神伤。偶尔，几声莫名的响动在寂静中浮现，又隐没。他看了看窗外，星星似乎都去天上过年了，只留下黑黢黢的夜空，覆盖在人们的梦境之上。出门检查仪器，顺便问候过年没能回家的鱼儿，同是天涯异乡客啊。新年，又一次从滔滔不绝的水边展开，而那份波光粼粼的盟约，又多了一年的保质期。

不过，既然就地过年，就把水文站当成另一个家。该有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高高地挂上灯笼，烛火亮起，点亮成水文站红扑扑的小酒窝，它是多么讨人喜欢，让年味

都忍不住进来串个门，送来些喜庆的气氛。贴上一副对联，用写尽一年水势涨落的笔墨写下对仗的祝福，祈祷新一年的风调雨顺。他虽然没学过书法，但久居水边，笔墨里自带一份温柔的潇洒与桀骜。吃一碗长寿面，暖和消化着夜色的胃，“可要在水文站多守几个年头”。给家人打个电话，借助着视频聊天，便也算是团圆过了。“等明年，疫情过去了，我肯定回去陪你们。”他隐约记得去年也说过这句话，不过印象已经淡了。

水从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两次，所以水文站建在了它的记忆的脉络上。他也不会两次走过同一个时间的节点，唯独水文站，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更是薪火相传的一代代代人把生命作为石碑，接力戍守的全部过程。

清晨，附近农家里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喝口小酒，戴上口罩，出门！

沿路悄无人声，河水都寂寞了不少，显出清冷的颜色。一阵风吹过，他发烫的脸颊很快就冷了下来。望望天色，却看到了树梢上沉默的鸟巢。不由地，又是一声叹息，朦胧了眼镜。

八点，他准时来到水尺旁，读出了河水新年的第一声心跳的高度。而在水的源头，在那高远的天际，朝霞绚烂，热闹地张扬开来……

除夕诗与春联

□许良骥

春节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春节的核心节点是除夕守岁，它是一切人的共同时刻。古诗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春节的描述和记录，给春节增添了绚丽多彩的风情。

古诗人在春节诗中记录了种种春节民俗。如唐朝杜审言的《除夜有怀》：“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兴尽闻壶覆，宵闾见斗横。”该诗描述了除夕夜把烛迎新、通宵不寐的守岁以及投壶游戏等等。李商隐《隋宫守岁》：“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浆作寿环”，燃起名贵的沉香，庭院中火炬灯照耀得一片通明，举起玉液琼浆美酒，来祝贺新的一岁之开始。陆游的《除夜雪》则描写了书写桃符的情景：“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最著名的还有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符换旧符。”写出人们燃放鞭炮，畅饮屠苏酒，张贴春联的欢庆景象。苏轼的《守岁》诗：“儿童强不眠，守夜喧呼”，描绘出守岁时连儿童也不肯眠去的热闹气氛，真是“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直至“银烛未消窗送曙”。

怀念故乡和亲人常常成为春节诗的主题。如元稹的《除夜》：“忆昔岁除夜，见君花

烛前。今宵祝文上，重叠叙新年。”孟浩然的《除夜有怀》：“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高适的《除夜作》：“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将故乡之思与羁旅寒灯之下的凄然感受放置在具有欢乐色彩的除夕之夜，将“愁鬓”的生命体现置于“明朝又一年”的感慨和无奈之中，颇具艺术感染力。

唐人将春节为题目的诗作，当以白居易的为多。如他49岁时的《除夜》：“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吾前非。”还有《除夜寄弟妹》：“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除夜寄洛州》：“家寄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旅泊在洛州”等，都是白居易春节诗中的佼佼者。

春节中，最为特别的就是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每一个屋檐下，每一个温暖的家，都洋溢着天伦之乐。跨代互动中洋溢着长慈幼孝的脉脉之情，压岁钱系着幼小者尊老爱幼的愉悦童心，更有长辈对后代

的祝福求安意愿。古往今来，每逢春节，不少名人都曾挥毫撰写楹联，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

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在公元964年除夕，亲自写下这样一副对联：“新春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联语对偶工整，含义明白，而且首尾二字连起来便是“新春”，很适合春节气氛。据考证，这是我国第一副春联。

“书圣”王羲之的字，人见人爱。有一年除夕，他贴了两次春联都被别人揭去，他怕再写又被人揭去，于是就写了副“半成品”春联：“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果然没人再揭，年初一天刚亮，他提笔将“半成品”添成“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原来两句晦气之极的联意，即刻变成了吉祥无比的佳句，令人叹为观止。

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在黄州，有一年除夕之夜访友王文甫，见他正在写春联，苏东坡便挥毫赠送一副：“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此联一出，观者赞声不绝，玩味不已。

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一道圣旨，就把“题桃符”变成贴春联。一夜之间，由宫廷豪门推广到百姓门户。他还“微行出宫，以为笑乐”，发现一家阉猪者未贴春联，遂命人

取来笔墨，亲自挥毫题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此联立意新颖，幽默通俗，又是一副切合行业特点的店堂联。由于皇帝的提倡，上行下效，贴春联从此成了欢度新春必不可少的习俗。

纪晓岚是清代学者、文学家，又一次他回家过春节，乡里有一家兄弟仁请他写春联，他写了一副“惊天动地门户；数一数二人家”，横批是“先斩后奏”。这一来可不得了，有人以“犯上”告他欺君之罪。乾隆皇帝得知，立即召纪晓岚回京查问。纪晓岚回道：“春联是我写的，没有错，这家老大是卖炮仗的，不是惊天动地门户吗？老二是集市上管斗的，成天‘一斗、二斗……’地叫，不是数一数二人家吗？老三是卖鸡的，不是‘先斩后奏’吗？一番话，说得乾隆也笑了。

近代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林则徐，7岁时就能吟诗作对。有一年除夕，其父在堂前写春联，刚刚写出上联：“除夕月不明，点数盏灯，代乾坤社色，”但怎么也想不到下联。幼年的林则徐抡起一个鼓槌在堂鼓上擂了三下，便高声地吟出了下联：“新春雷未响，擂三通鼓，替天地扬威。”父亲一听大喜，连夸儿子聪明。

我们有序从新春出发

□石泽丰

我贴上对联 一并把欣喜贴上 还有门前的春风 和母亲心头的农事

顺着日子走 流水摸到了岁月的门 在光与影里 我们遵从秩序 一一从新春开始出发

沿着庄稼人的心愿 二十四节气有序铺展 有种有收，谁都没有错过一季